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五

啟

謝授館職啟



東坡先生集卷五

誤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
獲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慙
安知榮觀竊以拔離之設始于漢氏之購書自品
之增盛于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為
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
近閭闔鈞陳之邃至謂道家群玉之府蓋象天
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



招來亦閑暇之日而官使亦成就之時職非要
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
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
二十人當時彬々寂號得士厥後徃々奮為名
臣逮 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
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
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
舉故事繫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
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方又欲
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竊思在上詳延之

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
席如補之者係出箬級單于之後才非丘園耿
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昭
回地近英俊朋來閔凡奏于洞庭徒知神駭飛
噴覓于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卧漳久
榮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曾
無敏手雖欲自劾竟不能竒攷古不究其本根
議政終成衆迂濶主父屢困九事敢期衆八收
公孫太踈十策乃微於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
猶足為功真成毀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

之甚厚預刊緝以為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
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靜
言所遭良出於幸斯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
蓋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蘇公即
聖道為一世師不待文大儒之効吾道方具多
王而具自任伊尹之重士以寧斯文永賴碩容淺陋亦誤來收昔班超
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慙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
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
以文墨而效官則雖為卑賤而可喜而况加以
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岩穴幽

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
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彊猶將奮發于
有為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
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倘以功名而自致

揚州謝執政啓

囊空坐笑輒傾將母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
之請意雖甘于遠外然終涉于干摩伏自思惟
良深震慄竊以聖人在上孰不懷利見之心君
子處躬蓋亦有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畢慮
力可以任則宜竭能固有掃曹相之門而藉以

求通客常侯之舍而因茲得名志義有在夤緣
不嫌其次實事未聞虛名可貴所以樊英聘而
漢稱得衆禰衡棄而魏為夫人雖非車輿輓軌
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之為觀凡是二者必居
一焉如補之者有薄自怜學迂寡用陛下纂極
之日群公入輔之初旁搜廢指不間踈遜亦預
諸生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廷清明官省閑暇
鶴鴛逸翮競高舉乘丹霄麋鹿野心終自懷於
豐草仰慙教載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米鹽
且親甘旨魏君僕被非見汰於盛時蕭子抱關

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某官引君以道附衆
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群議之典發為
以大故能贊于乾坤馴致中和蓋將與于禮樂
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矧備
倅貳足竭疲蠶尚假歲時不慙刻鵠之類鴛庶
幾乎昔未忍轉衣而為裳誓殫勤勞粗有寸尺
仰酬覆燾之德次納甄陶之仁

齊州謝執政啓

擢躋中祕九換歲華予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
踈之何有膏幸會之已多弛自云初拊躬以惕

伏念某總角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年即嬰家
難奮飢寒而自立信詩禮以無師偶塵科名遂
列學校至預讎書之選悉緣試藝而升蓬蒿仲
蔚之園風雨子桑之屋技無庸而常佚老將至
而自驚是以陪群俊而躄循思古人而緬邈自
請試事庶幾食功還朝適已踰年恭法又當為
郡遂上煩于聽察因俯徇于悃悰假以名城榮
其將毋既無烹鮮製錦可採之譽滋有齷齪脫
輻不勝之憂斯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
物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具崇養在位靖恭正

直之心蓋欲群工助成累盛故茲優寄猥逮非
宜忘朽木之難雕青駑馬以勿舍人安其分事
可以具况復此邦素稱難治某自顧無術但知
用心豈惟鄉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民亦恐枉
後惠文威克未可以濟務尚稍寬於轡策得小
假于歲時倘有秋毫上酬鈞造

湖州謝執政啟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每加撫中情而
屢愧伏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疎
入必更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

且復數竒寡偶孤莞未隕之餘而幸刮垢磨光
寬大兼容之際蕭條起廢踣躄臨官常欲隨其
所遇而必竭筋力之能倘可無歉于心而粗塞
廩食之責而况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吳山水
清遠之邦不緣丐求繼用付畀未竟川塗之邈
但知舟楫之安自顧何人所蒙若此斯蓋伏遇
某官夔龍著業丙魏揚聲般後衆工雖各趨而
皆當醫調百藥蓋異用而咸宜故此下材尚叨
器使受恩必報思擁篲以無從陳力不能念
乞身而未可

上曾樞密啟

台還禁闥擢貳樞庭凡在陶鎔舉增慶幸恭以
某官忠良舊望經濟閎才被遇先朝迴翔近
列文章潤色豈徒詔令之間樽俎折衝蓋出精
神之動偉聖謨之獨運藹賢德以具來果膺棟
圖首預机政某蚤緣世舊實被甄收悵坐繫于
守麾阻趨承于台屏歡欣踴躍倍萬常情

南京謝李中書啟

不度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
就道踣躄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

重叨安便幾至涕洟間大匠取材無不可施
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自附於功名從古以然
惟人所任而補其稟資朽薄處已拙疎被蒙國士
之知塵汚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後茲廩
食者十年群飛刺天自乘時而遇合決起控地
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冬即請廣陵之佐
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既養
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專乃廢城闈有故亭榭
數里而近歷年于茲至于易契為新增小使大
以職事束柔為貳在人情或所不爭而又考李

宗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蓋節使游
觀之舊有玉鉤摘星之名郡當水衝人昔日觀
似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唐之基明月揚州誰家
水調此詩具在此地可求惟昧周防罔思輟止
謂經營不急實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
成就還朝之後文檢良在歲月可推非門墻高
誼已深察其無它則管崩賤生亦安得有今日
仍偶去官而會赦乃煩善貨而兼收第解藩麾
旋霑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己以驚惶斯蓋
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元

化有容足以撫群倫發為久大之圖馴致中和
之盛故寬罪戾未遂棄捐失官典官從近得近使
自為計不過若斯已幸匿瑕敢同牛馬之不受尚
為躍冶深慙桃李之無言固當克謹官箴益修
士操信亦知己雖後世淺夫慕義感遇之詞亦
不失人蓋自昔君子成功立名之本其願不忘
舊德常在下風

亳州謝執政啟

以罪貶官偷安為幸因嫌易地得近已多每煩
造物之仁祇劇中情之愧伏念積本由寒鄙偶

在選掄舍天盡遲識野麋之至弱運斤不顧知
社樑之無堪同時館中最下郡守竊謂追群髦
則不足營一職其庶幾不圖迂踈尚呈咎悔量
才揣分力如虎以安能計事言功食無魚而敢
歎蓋既釋耒耜而在此則欲去斗筲而何之賴
蒙矜恤不遠移徙斯蓋伏遇某官引君於道附
衆以文方薰陶乎太和以積累于至治故記鬼
瑣不終棄捐其敢不慎跣之傷念鞭其後淹留
抑末時疊々而過中亮直敢云心怍々其何極
猶有異日寧忘至恩

亳州上李中書啟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訐俞地重敢復恃于門墻
聳走位卑自宜踈于竿牘載寢具而念此終震
疊而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
坐恐魚鳥池林莫還遂令階庭踵武長掃飄零
自力企慕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間神明勞相
伏以某官膺天化育為士宗師學隘困倉曠山
川之受納文非纂綉耿經緯之昭回既剖毅以
有容亦柔嘉而維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
抑仲尼所謂善人之為邦加以遵正考父之益

恭兼萬石君之至慎良法美政世但見于持循
密議遠圖中已殫于裨補要使禮刑達而內叙
兵食足而外宥副上主求舊之心終先朝用儒
之効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之幸逢休明偶
既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難伸良辰不
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
歎何補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豈徒如
魏虜之感思必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物不
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由工開籠鵠失而始驚
捩手羨空而自笑迷塗未返壯日已賅惟激烈

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著王密謁楊震之意
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
之稱則賢我公乃敵子可賀之舉然而志濶事
迥才疎効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群豪
之赴義猶可前維彈缺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
左手捧槃招十九人而俱歎此自不果它復何
言第依庇存姑違疵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
謗莫若自修鶴鳴遠而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
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
不信無不行奔踈可馴千里要煩于良馭鉛刀

且弊一割更繫于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
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譽取人以恕得士多隕彙
茹而升箸履皆在鑿門容疾富績仁鄰寧其中
棄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獨無介然若
唐兩生奏記當路至願為燎供席蒸芝効祥願
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彼眷罔早
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屆寒
涼尚昧侍省伏乞為上自壽副人所瞻下情無
任鄉往傾頌懇切之至

賀中書韓相公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
已在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似辱收憐然闕門之
外已踈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惶越俎義慙
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既流
落于州麾旋顛危于筦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
從違在公雖均佚于留居尚倚平于世論慮以
罪蟻仰玷生成故門墻之間莫修而魚鳥之情
愈濶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遐徼同音歡呼共慶
即日伏惟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
直溫柔嘉寬栗山岳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

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
祖之規摹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末流易防
一昨初聞命行繼覩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
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
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措類而並驅
米斗至于千錢民室幾禾九去此方今公患之
至急與當守軫憂之最深乃大臣先已究知則
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于審訪而忠邪正
快于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
既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憚之歛昔聞去蟻以培

隄未有留蠹而蕃木毋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
而勿論則實難彰瘡不消勸沮乃立理有萬慮
行非一政周何必親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
朋初若可通安得遽知要因以見必使左右皆
正直內外無欺誣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覈
而定成周虞氏乃得庶幾皇極大中于焉攸叙
憂糴卹孳尚何足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集
處踈遠而謀近懷蹇淺而計深六侍十年嘗承
一盼重念補遺稟資頑鄙賦命奇窮勤苦幼能乖
違吐日憂虞晚節權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

無拳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閔喪終亡僅
存再被竄逐遭回五六年內徃返九千里餘未
省蹊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猥逢閉犬之
還不死濤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
平之功拾穗行歌問百年而如此餘蔬沒齒甘
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耿、自信昭
昭甯臨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斯民以仁壽造
次啟沃終始持循然后朝廷四海蒙遠猷大夫
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副上之倚
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閹高莫親

賀門下李侍郎啟

伏自頃者端亮得謫留居均佚旋失茫茫休之賴
即懷顛沛之憂茲無事侃若有期會滄溟不改
歎自蕩之波臣天雨何心笑流行之木偶單舟
將毋遠道遺凶忠兼孝以兩虧影典形而相吊
人理斯酷生望莫靳矧未至于怨仇仍重罹于
竄辱實虞罪垢更累已知故郊翼之惠山隆而
寒暄之儀響聞諒惟大雅闊此細罔不然孤生
安取今日再聆柄任增激懽悰伏惟即日鼎爨
勞心天休取順恭以某官江河致遠柱石扶危

文能附而武能威剛不吐而柔不茹体和為決
以屬濟溫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謀議遠而始驗
誠信久而後彰故亦仁聖之勃興復以勲賢而
首用雲行雨施魚躍鳶飛九重開皇極之言三
事起協恭之慮不為已甚乃見至平民誦斯言
士知此意然有道也由是廣之而集稟資甚頑賦
命至薄駑駕難企龍門誤登垂十五年間挽推已
至行五十歲矣跋蹶柰何抱瑟自憐毀車欲去
奪蹊田尚為有罪况乃初不蹊田赦食馬猶足
求功而又未嘗食馬滌器不慙市上受經自所

獄中糠覈而肥卑濕六壽似鴉集者多矣何必
更占異雞鳴者有之惟知不應既非意可以遣
者亦往事安足論哉第以少嘗妄計亦進為老
欲不虛示期待屬重光之撫運典百執以同升
偶脫濤淵稍佐民社起死之恩既厚捐生之誓
益堅且緣心困而慮衡更識言難而行訥噫因
戒食折自知鑿審曲則全悟孫以出正爾局促
轅下何由穎脫囊中重惟左右學窮象先識際
綿炳固曰有容所以大無私謂之王而惟危故
能論心非幾何以成務且事有可否易辨乃人

有忠邪難分則欲開大中無忽近慮疏豈皆異
同未必親表盜始諉絳侯後更獲助鄭朋初通
蕭傳卒反見傷若此實繁胡可察視察就豕若
渴之故審應問如響之情借曰比常好先亦意
隨必有事造次啓沃終始持循顯則欲馬不敗
群隱則欲木無藏蠹公是若建朋黨必消如此
而后天下國家蒙遠猷大夫鄉士無遺患觀海
恐漫睨柯足知雖未之戴崇宴見後堂之頃然
可無陸賈微言深念之間竊自比龜智能靈人
誠不思蠶飽不為已乃曹丘碩金掠美則安敢

若魯連解紛無取其庶幾亦有命焉非所期也
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蚤正家司大庇群品
豈惟一士獨荷至私方戒寒涼尚賒侍省

河中府謝執政啟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聞盡出
鈞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
深媿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因將圖試而求行
事君當有為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
而任大中材隨類以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
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北鄙見日去盆望天所宜

欣對亨嘉鮮明汪目安有自為連蹇俛默向隅
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邀如補之者稟生
至薄涉世又踈違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
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改而
何怪一昨初湔謫籍即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
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是素期故始
榮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饜為請與
郡復復使自為謀不過如是此蓋伏遇某官柱
石扶遠著龜見徵直方大以正邦周徧咸而濟
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為已空然和扁一經沉痾

猶皆起將益收群俊之助與共底太平之功况
補之嘗履閨臺今守民社未負齎鹽之學敢忘
郊翼之私

賀許左丞啟

再膺制命入秉政機仁賢類升華夏均福恭惟
某官徽猷甚遠廣譽早施文能附而武能威濟
之以學剛不吐而柔不茹蓋出于中徇公滅私
以退為進故能使兩朝而一節冠百吏而獨先上
方總攬權綱詢謀治體務進中和之士以期久
大之功民俗利疾之悉知人材能鄙之素識欽

惟固舊靡不蒙休而補之書生後來曲士寡與
同形骸于樗櫟寄蹤跡于萍蓬伏念門下台還
坤維之年再升鼇禁之日實緣典校嘗莅諸儒
眷言賤疎以備三館不以年輩官聯之夙隔每
于勞問典進而甚溫旋躋廟堂復在甄冶困屢
空于甘旨求自効于米鹽似蒙獎怜不忍棄外
藏中心而敢廢報知記以未遑而素拙少思緣
公獲坐尚以頃年之曾復更數赦之餘上煩貸
全猶竊安便奪麾符者弥歲徒佐貳者兩邦尤
悔寧追省循已屢長鞭莫及固駑蹇之難驅大厦

力成六飛鳴而自喜悵坐縻于官守阻趨奉于
鉤閱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五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五十七
啓

賀門下吳侍郎啓

誕膺制檢再秉政機已光選衆之求更竦具瞻
之望凡居麻廕靡不欣愉恭惟某官致主忠誠
濟時賢業寵冠三朝之舊譽高百辟之前著龜
治忽之所昭枉石安危之攸恃久茲均佚未替
告敵聿逢國任之明復貳納言之重國政弛張
之素達人材能鄙之盡知祇賴和乘以成累洽
伏念補之稟性朴野賦命奇窮早荐厯采閩臺

晚屢更於麾守嘗遭尤悔旋被洗滌皆朝廷及
物之私典門墻好士之德尚叨寄委敢忘承宣
今川流已復而無虞歲事將登而甚美吏知免
咎民識樂生仰大廈之旻幪固無不茫撫孤蹤
之蹉躔當有所歸即日再惟燮理宴閑神明勞
相屬拘官守阻造台閔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孚告治廷改司雷鑰遊聞新命竊抃丹悰恭以
某官道重躬行望隆世濟翊亮四朝之老儀形
百辟之師黃閣調元意比勞于鼎鼐赤松嘉遯

興已傲于林泉屬訪落之云初固思賢之方急
茂惟安集尚輟保釐開府加崇擁旄增重居然
全魏隱若長城伯教素明爰茲棠而敢伐公歸
寧遽有是哀以宜封某蚤誤陶甄復叨庇賴雖
簡書之良窘繫履幕之匪遙幸會居多欣愉倍劇

謝何相公啓

峻隲鼎司誕敷制命嘗致門墻之慶粗申簪履
之虔偉天地之休明曠山川之受納故維幽介
畢獲昭蘇民知至善之不忘物識太平之無象
即日恭惟持國有道自天降康三接益隆百祿

是擁伏以某官剛柔體撰文武憲邦尊主遠猷
隱申甫之維翰宜民善政粵兩魏之有聲寬足
以得衆而惠足以使人深可以通志而幾可以
成務大臣絕傷手之斲小人懷隔面之從本於
中和成此清靜所以不勞施設坐致安榮伏念
某稟生拙艱擇術迂滯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閨
臺誤有姓名然而未嘗當一事權任一言責是
以初從輕坐終獲盪除齒髮衰齒妻孥滿日晚
已無心于事業老猶有累于寒飢及此分符益
知幸會念使功孰典使過况屬盛時倘成仁可

以殺身敢忘異日願惟遠跡阻望台閣

賀侯樞密啓

光膺褒制峻執鴻樞國有儒臣以禪上治民知聖澤當
復下流相與歡愉固無遠近伏以某官高明篤實
寬裕直方岌然髦士之中夙有大臣之氣果逢
盛旦自拔周行辭章炳蔚足以鼓動四方操節
氷霜足以整齊百吏事無施而不可才屢試以
皆宜曾未十年遂登兩府漢千秋之寤武帝何
足慕哉唐馬周之遭太宗無以尚此洪惟
聖主以孝事宗廟思率由于舊章以仁育幅員

欲誕敷於文德務進溫良之士聿求以大之功
必有同寅來膺至眷豈惟精神折衝亦樽俎之
上固將中和明備乎禮樂之間而某稟資拙踈
賦命蹇薄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闈臺誤有姓名
不慮冗材既盈小器故暫膺於識拔已旋致於
顛隤然而未嘗任一事權當一言責用迄逢於
清問遂終削於冊書倘非獲依仁賢當路之餘
光何以克全孤介末塗之晚節重念某頃親講
習又接鄉邦竊比然明辱知子產敢同負禹恃
舊王陽不能自躍于鴻爐乃獨長鳴于峻阪盡

煩深察更欲何求貧未脫于寒饒尚資廩入老
不愆于忠孝猶累生成念疇履之可同帳掃門
而無自

謝韓儀公啓

伏念近者特造門墻願親杖屨康寧貞悅千岩
松竹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聳慕
屈永歎意消頽蚤預于甄收非敢言于媿姬高
明廣逮踈逝咸依尚恰孤根未必墜兩生芻一
束窘窮巷之坐愁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
忘禮絕滋愧人微綠野放談過晉公之高蹈黃

花佳唱比陶令之將歸醉猶貸于歐苗狂豈誅
於落帽顏間和氣席上陽春以此使人何人不
盡既貪知己特達勿貳之意遂罄平居深念欲
効之言而莫戒轉喉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
字亦有同音如肇者和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
之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植詩有造日之句載
在傳注可以考知乃唐鉅儒若韓吏部亦著宏
辯欲開後疑晉進既殊劉昭不避仰惟大雅固
已包荒然令公以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
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慎偶踈豈止汗顏真

成芒背自違鈞席愈攪蓮心悔訟稍瘳蕪詞始
叙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間順下風且詢公
議似聞芝檢已拜玉音想遂促于曹裝行復調
於伊鼎即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鍊鈞休補之田
野益踈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已戒僕
夫將趨道左庶欲背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伸恩
閱私戀之情

泗州謝執政啓

以此投閑初蒙起廢已膺近使更竊名邦荷天
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迂踈內揆感涕徒揮

伏念某家世久衰人材甚冗早預諸生之選與
從三館之遊群飛刺天同時遇合者自其能爾
決起控地無庸不足者安所尤哉幸未忽于省
循終獲逢于前洗退無仇怨寧論三歲之不興
進有盛明未廢十年之乃字里閭浸鄙文法逾
踈頑雖懷遭時有用之心實亦自陳力不能之
青斯蓋伏遇某官忠誠尊主賢業濟時著龜治
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豈惟丙魏有聲亦
漢蓋非堯舜不陳亦王邦之榮懷必歸其美亦
上上有大澤必行而致之民災祲聿消歡謠允

塞恭惟挈國尤慎官人敢圖救過之餘乃在選
能之列泗雖支郡地實控淮舳舻上下以相銜
冠蓋往來而旁干今秋潦收涸而川流庶平稼
已兆于豐登吏苟逃于曠失預承人之乏適在此
時逢歲有餘乃幸乞漿而得酒亦生無爰尚欲
舍魚而食熊誓以肖翹仰酬造物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啟

拜命中宸升華西掖側聞新命預劇懼悰竊以
舍人制行溫恭修辭敏達夙蘊濟時之業中懷
拔俗之情決科從仕者不四三年閉門著書者

踰二十載化行閭里共畏陳君之知名動京師
咸高鄭子之趣二聖垂衣之始群才連茹而來
首登老成次起遺逸以謂處阨窮而不愆則宜
儋富貴而能行議禮曲臺衆果推于適變讎書
東觀士尤服其多聞豈徒居遺闕而抗辭司言
動而直筆雖亟躋于法從已以屈于公才出則
代言許劉超之清慎入而承問倚徐邈之博通
朝廷得賢中外胥慶某早塵近列竊企下風未
脩牆屏之度先辱緘滕之貺永言欣佩莫罄叙
陳

泗州謝監司啓

久幸投閑初蒙起廢拜明恩而竭躋奉中旨以
馳驅偶莅屬城遂依大庇州素稱于繁會力尤
病于拙難視事云初撫躬以愧伏念某材能甚
薄學問又非越自諸生蚤弁三館再更卽選四
領藩麾惟被譴之獨輕故滌瑕之前逮付以要
郡俾其赴切野鹿情疎念蒿華而常在疲孺氣
索見車蓋以內驚伏遇某官寬厚愛人公忠莅
事提封一路檢察百城仰惟攬轡之邈然孰不
望風而惕若更願小寬檢策稍假歲時必有毫

甃自圖報稱官守所拘不獲趨候門牆

謝泗州倅曾承議啟

思俞守郡幸會同僚平居想望之深今此從遊之便伏以某官賢猷開濟雅趣靖良事業藹其家傳聲名籍于衆口方紆佐郡良屈遠猷然而素履允修撫謙更篤宜入預清華之選寧以從閑決之勞惟此拙鷦劇于延跋歌襦袴之慕深愧非才詠海沂之康終煩敏手方圖馳問遽辱惠音黼績之辭蔚然累幅哀頽之瘠煥若增輝展晤非遙欣愉可既

謝泗州教授啟

比蒙恩檢改莅便州悵馳問之未遑辱流音之先及眷言披玩但極感銘伏以某官早擅俊声躡登科第偉該通之徑術燁藻麗之文辭暫屈討論亟躋要近某衰遲假守邂逅為僚敢辭奔走之勤行有晤承之便方茲殘渥更辱自持

荅賀直閣林次中啟

弁華內閣增秩列卿雖揚厯之固宜亦東掄之寢重竊以冊府之設非止示藏書文館之名固先於延士大則典領譔述或次補法從之崇卑

而是正拔讎猶擺落常流之賤嘗思所以置此
之始又念所以待之。殊豈欲虛名相矜而徒
以廩食豢養于燕休深廬默坐而不聞朝廷議
論之毫末世務既趨於一切書生亦習于自輕
迨茲陵夷寂號閑吟聖明繼照負品復修方將
敷求久任之後良稍以敦勸方來之遺逸猥同
聲氣預有光輝恭惟某官少以藝文早收科級
本于高才達識之自致濟以彊學好問而旁通
明白不私敏捷立斷事每試而皆可居所去而
見思烏府即曹屢更于繁要蘭臺都省稍陟于

高華果奉明恩更躋秘職猗歎父子之相繼藹
然兄弟之嘉聲儒者之榮衆人所慕行超騰于
近列益開發于遠圖致主之功計日以俟補之
備負中秘絕企後塵乃蒙齒記常僚請修故事
交馳牋牘慙輩行之非宜藏置縑緙傳子孫而
為好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卑衮褒榮敢煩一字誤蒙
代匱祗劇厚顏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少日
狂狷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各悔不幸先子

蚤棄諸孤居然為貧初此求仕膏刀冒犢行藏
獨可以自期觀願舍龜失得不足以相補竭來
泮水三易歲華無它時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
之樂譬彼倦鳥聊復投林坐令摧頽滋用迂闊
風雨子桑之席促軹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
案朽間偶好事惠然晤談務閑偷安考滿當去
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鳧足非長而雞助可惜
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伏遇某官高才得君
強恕待物統綏一道刺舉百城如般之運奔斤
曾微擁腫若良之操轡策安有疲駑曲憐孤生

為借餘潤昔張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
感知趣非不同羨各有處更願寬其不及須以
後來豈無毫釐可卜報効

高麗人使回遠迎

伏審航琛入貢館飫言歸瞻九雉之崢嶸夢回
天上指三韓之縹緲色見眉間候殺來聞使輶
將及叅承可卜欣抃良深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茲緣近勞初獲晤瞻入覲日畿慶賜牽之成禮
言歸海國辱展幣以文驩盛意難承珍歲敢置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州僚備位郊犒常儀蚤欽俎豆之風先煩委贄
願報瓊瑤之好敢廢實筭薄物將誠別封具列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茲者歷紀歲端禮欽鄰問眷使輶之于邁幸候
館之可休冒涉寒威又寧福履趨承良適欣詠
徒深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五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五十八

啓

與謝寶文啓

竊審再膺宸檢還鎮淮邦副朝廷因任之求慰
民吏去思之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忠蓋耆德
文詞宿儒蚤記淵衷編躋法從長入京邑豈徒
前有之趙張控虜藩垣真是禁中之頗牧惟江
陽氣俗之舊有棠陰惠化之餘農絕帶牛尚未
忘于勸課兕騎竹馬願復見于行春惟暫屈于
統綏固不勞于經理而補之倦游文館得請佐

州曾未造于門墻將獲依于麾祭自惟幸會尤
劇欣愉方冬亟凝取道遼遠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吏能何補公舉過優迂疎內循光價已倍伏念
補之無自得之學非適時之才間闋一名黜俛
十考庠校五歲館閣四年不能稽而取未退默
既慙于素飽未操刀而欲割進為又惧不得傷
故嘗冒請于外官庶幾自試在民事而託部封
之未久辱咳唾之獨先靜言思之何以得此斯
蓋伏遇某官忠以事上恕於取人過譽斗筲俾

叅瑚璉李長樂之許文舉非為通家暴公子之
知不疑倘緣一語人之幸會勢豈偶然誓堅許
國之心終得報恩之所感荷激切不知所裁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伏審祗膺眷擢榮摠漕將已擇剛辰初臨治部
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高當世聲發妙齡行誼
規于古人文章固其餘事鴻干以序美既載承
兩朝玉立而溫威自宣于百郡屬河朔流移之
始復而山東罷瘵之未蘇庶幾小豐有望卒歲
故暫假問民之寄豈久迂攬轡之行補之頃濫

麾符方茲謹請何意周旋之舊乃依刺舉之嚴
捨曰蘇孺文之天迂踈敢有或者李將軍之地
寬大所為非輒病于至公實少伸于知己永言
幸會莫罄叙陳

荅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頃者効官河外託庇府中違離屢易于歲華傾
想第勤于魂夢踈慵成癖問訊闕修伏惟坐鎮
安閑履時休裕補之才能甚薄學術亦迂比緣
明詔之求偶用輔臣之荐道山群玉之地濫跼
莫違長林豐草之思此心固在斯蓋某官忠信

好禮彊恕行仁吹噓所加隱伏皆奮蓋嘗勉裁
尺牘際叙鄙誠置几塵生開緘字減既後時而
莫致滋撫事以為慙乃蒙眷私特枉慶賀辭極
珍琳之美情踰骨肉之親預惟感銘尤劇衷悃
新元肇布介福來同

與堯守向宗旦啓

頃緣契援嘗奉標儀去牆屏之已賒託麾符而
深幸恭以某官溫良植已忠蓋在公魚名烜赫
於相門嫺戚蟬聯未帝室不由此進自以才稱
審翔省寺之華更踐藩垣之重居有善政去嘗

見思而補之疎拙領州車違得諠未更歲律仍
避親嫌仰寬大之足依俯飄搖而自慰奔馳敢
後恭對可期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啟

草木有榮逢春乃耀鳥虫含響得氣則鳴物誠
甚微情乃如此士有知識志宜激昂自怜孤生
誤喜未學執技不化知己益消寅緣官曹統莅
使部竊以畏大人于早歲事君子于一朝向塵
長趨人進亦進登堂危坐衆言則言不固高明
見假顏色問訊所學開擴其愚昨成至言所要

知道退念空語滋不欲陳然而彈廢楮毫棄滯
箱篋憤悱已吐蕪蔓莫刪猶望牛歌足觀蠅墨
可綴察鄙心于甯子成拙繪于曹生則雖孔門
未廢由瑟尚或有取不為無庸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啟

此者忝命宸廷備旬州幕仰威容之固久託封
部以為光竊自思惟良深幸會伏念某才出中
下譽乏鮮明雖任使之粗更預毫毛之未立祇
惕謹尤之後摧頽禍罰之餘豈敢進求智學跼
而安取庶幾分守恩弛負之已多此蓋伏遇某

官忠以事君怒于接物蕭生論議寧忘意于本
朝范子澄清盖有心于天下寅緣竊食解后望
塵捧檄束裝計官期之良適登堂聞教况吏政
之可師欣抃之情倍百常品

授澧州司戶答韓諫議璫請充教授啓
竊以貴賤位殊義非均則有所不答賢愚術異
勢既絕則無以相求盖明公在上之達尊而不
肖衆人之晚遇解褐一命從軍大邦以未嘗知
名而過聽獨收故不待望履而陳書犯分罪實
出於不韙誅宜獲于非常敢謂伏蒙某官寬裕

有容威嚴曲霽猥以世間之盛禮施於麾下之
鯁生屈記室以裁賤賜家童而返報往來嫌于
敵体進退越于常倫愧汗莫堪駭情無措炳若
文章之眩目豈然藜藿之驚心上煩開府之知
下無國士之稱至于假資助乏輟乘代徒自惟
平生得此固寡三復敢置累息弗寧盖補之才
實竊踈學尤拙陋幼雖有志壯益無聞幸邁明
昌預霑教養庶幾同小子之有造未敢與先生
而並行正使米鹽効勤猶病弗稱若復序序肄
業尤非素長伏况門下德誼之重隆府中衣冠

之甚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劉樽俎之陪足以議
論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之賤吏乃辱
大人當路之末光拜教至榮拊心益忝請自隗
始私不忘築臺之初即以遂行尚或有奉盤之頃
歛板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悃悃惶懼
激切之至

回鄆城孫簿啟

麋鹿情疎但記蒿岑之樂鶴鷺跡遠無心羽翮
之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髮星而久墮綬綬若
若以增慙敢圖眷獎之深首辱緘題之慶徒欽

雅致夙越常流偉初奮于仕塗藹已揚于才譽
身相為援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典親乃在退
藏之農圃將高懷之固異實近世之所稀補之
自信良堅典庸已甚枉瓊瑤之為好撫蓬蘽以
生輝感荷之誠倍百常品

賀教授陳履常啓

擢領緣曹歸臨鄉校典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
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于法士之涉
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
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試則御黨自好者恥夫

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
安亦有司之區。糊名以為公而士惑於古人
之皇。載盾以為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
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以
如玉矧泛。其若鳧窮無立雖術可濟國至柔
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
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于諸公章數騰于當宁
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
公車之詔即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
辭尊及富任何往而非安有為典行志苟存而

皆可貽賤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倍于儕等
答謝狀元李常寧啓

擢詞中禁擢秀群豪一鳴而鷓閭里爭傳于盛
事三道之要朝廷相賀于得人伏以某官藏器
於身待詔而往文非時好近瀨壘之商周經本
心通無異同之王鄭囊雖出穎郵傳馳聲望冠
蓋以傾風固其素願過蓬茅而委質非所宜堪
豈徒一戰而稱雄庶觀千里之自此忻愉良劇
敷叙何窮

答謝宗室奉議啓

程文入等恩詔換官起身玉牒之華通籍金閨
之貴伏惟慶慰竊以邦國之建本支是崇變商
餘風周化行未麟趾徵秦孤立漢勢定未犬牙
豈徒魯衛兄弟之俱賢固宜向歆父子之間出
逮觀近世莫盛李唐持鈞軸以當朝適之首出
以文章而傳世長吉獨先聲明迄今想像未泯
恭惟聖世尤篤宗盟惜夫飽祿廩而宴安故使
學詩書而進取及茲歷歲寔得聞人新恩奉議
稟性茂良修詞敏即恥從派屬輩居環衛之中
欲以功名自致荐紳之上果緣藝選驟改文班

同列相矜一時盛觀行騫騰于夷路益開發於
遠圖先枉緘封過形謙挹感銘良劇敷叙奚彈

答賀李祥改宣德啟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
宣德懿行不群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
下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
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
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緝緝洗之何取榘株
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
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

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飭

荅亳州趙教授啟

茲緣罪譴復避親嫌豉才譽之素勤聯官曹而深幸恭以教授推官端良可度超羣不群蚤收科第之榮方莅膠庠之佚粹精古學本自得未下帷敏捷高辭咸相傳未倚馬操惟幽而不改聲乃大而遠聞倦飛聊比未一枝築室尚容未三徑先煩慶問尤認眷私感服欣愉併增誠悃

太學荅學生林自啟

竊審論秀辟雍登榮造士伏惟慶慰上舍先輩

懿行可度美才不群負笈徒行豈辭李固之千里違親忍志未啟何蕃之五年故能通達大成文史足用升諸鄉而有素告于王而可官以補之預在膠庠特貽賤翰推先非據感服徒深

荅王勳謝貢啟

數從升補初預賓興雖學制之同然必鄉評之所與竊以貢士先輩幼稟雋異蚤勤編摩敏七步之修詞飽五車之彊記李廣百戰未立寸功何蕃一歸動輒累歲既窮已甚操守更堅果緣考察之公徃偕造秀之選國有道化方革浮華

士惟忠良乃稱推擇九層始于累土一鳴可以
蠶人豈但顯親固將行義願思飯粟務正學以
言而發身毋侈輜車稱稽古之力以辱士先承
緘翰但劇感銘

謝陸倕啓

輟自班聯屈臨州郡消辰之善視事云初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經術博通文詞敏贍賢閑論秀
蚤成金玉之章鄉寺須才久蠟鶴鴻之綴英猷
方顯雅致不群自求外官欲試民事聳聞交印
已揚慈惠之聲即見賜環復在清華之選補之

田閭託跡萍梗因風當趨牆屏之嚴以伸柔梓
之恪屬茲被命既迫赴官愧流問之辱先悵叅
承之莫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五十九

啓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比者得請宸廷備負州佐蚤在陶鈞之內以辭
牆屏之嚴寅緣庇依欣喜幸會恭惟某官道德
世範文詞儒宗龍虎之得風雲主威益重山淵
之有珠玉國勢增華加以仁厚不矜直方有体
倦經為於挽政思宴息于藩維而補之冊府後
來書生孤立慙悟鼠之五技窮侏儒之一囊江
海之思日蒙魂夢麾符之蔭與有光榮春水已

生吳鯨當具尚曹裝之未促倘荀御之可容鄉
往之誠倍百常品

與交代范峒啓

蒙恩外補承之後塵惟慕誼之素勤獲趨風而
自慶恭以某官夙懷賢業藹有令名行已不撓
而衆推居官所至而民頽尚淹器幹屈佐藩維
補之質薄自矜學迂寡與陪英髦亦中秘非所
宜堪奉甘旨柔宴閑蓋其私便企青雲而雖舊
繼白雪以良難行造門牆粗窺矩範欣愉幸會
悃幅奚彈

與淮南提刑曾殿院啓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望履幕以良勤去門牆之
未以敢罔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道業古人
之期風声列位之冠以義出處繫時重輕雖雅
意不忘於本朝而直諫自難于居內以傾公議
尚屈遠猷補之瘠薄自矜學迂寡用糜丹鉛于
冊府固乏毫釐佐條教于藩城足殫駑蹇趨叅
良迓庇賴為榮瞻詠欣愉併深悃幅

與淮南監司啓

蒙恩補外竊祿便親仰風望之素隆傾誠心之

因以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賢業諳聞
公才屢試奉行寬大之令威六暢亦屬城愛養
疲瘵之暇財不虧亦成賦尚淹使指行副襄延
補之瘠薄自怜學迂寡用糜丹鉛亦冊府固乏
毫厘佐條教亦藩城足殫驚蹇趨恭良迩庇賴
為榮瞻詠欣愉併深悃悞

荅揚州教授曾旼啓

比者請外便親蒙恩佐郡徃歲周旋之舊彌年
契闊之懷又此從遊良為幸會恭以某官精智
洞物高才邁群倚相讀書博洽窮亦世表正平

作賦敏捷出於坐中科甲先登名譽早立當居
要近寧久宴閑補之自以拙艱安亦踈遊青雲
魏闕初躡日月之遙春水隋河已夢江湖之上
聊復爾耳慙為米之淵明于時言言喜班荆之
声子清和在候導養適宜先辱音題尤增感刻

上楊守王正仲啓

近承恩檢叨備府僚嘗育郵牋僭塵台几敢謂
謙尊之盛德曾無踈賤之遐遺飭書記以染修
付候兵而傳致獎收踰分感愧并心伏審得請
過家方春展墓散黃金之百鎰見白髮之故人

鷁舟歸濟於晴江虎節還臨于治部即日鎮撫
多暇神明用休養之蚤被陶甄以辭墻屏載勤
舟楫奉甘旨以知榮適及郊圻聽歌謠而自慰
意行調于元鼎難久託于後車用此傾馳不忘
魂寐清和當候拜伏可期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被選中宸改臨東部獲趨風之良舊思去德之
未遙側聆除音尤喜幸會恭以某官學術知古
才謀適時直節在于諫垣能聲聞于省闈訪民
恫若姑暫屈于登車副上褒延已以虛于前席

補之才庸人後趨操衆違比緣將母之求偶遂
佐州之請敢固官守預占提封庶自竭于疲駑
蘄永依于庇賴欣愉鄉社併劇下情

答揚州判官趙奉議啓

辟書畫可賓幕改除惟致慕之素勤獲從游而
私幸恭以某官美才自立佳譽藹傳鳳穴一翰
殊有超宗之頂龍門獨上早膺元禮之知念爽
闊之未遙辱音題而尤喜矣歎方熾款晤可期

答致仕劉敏大夫啓

竊啓風声未親晤語枉書郵之先既審舟御之將

臨即日順履凝嚴茂迎福祉某官賢誼甚美公
才素高浮榮如過赤蚊蚋苦節自期赤松栢幸緣
寓止當遂從游載惟欣慰之多非復叙陳之究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念趨風之良舊復去德之未遙遂託部封實為
幸會恭以某官博學知古通才適時揚歷省闈
名獨高柔群彥從容使指威自詭亦屬城方聖
政之又新豈賢敵之夕屈補之內慙竊祿自乞
試州歲比不登民逃未復撫循有道在躬守承詔
條施舍不煩可自承承教約災歎方熾恭奉有期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光膺帝制出領使權已次封圻初交印節伏惟慶慰
以某官高才敏達雅操靖嘉玉立班行固朝廷之
妙選風生群聽藹臺省之休声尚屈遠猷俯臨
一道行著澄清之績亟歸侍從之華而補之請
外便親得官屬郡竊伺張旌之邇將申守土之
恭欣抃之誠倍百常品

答淄守啓

去闕庭之伊邇弛負擔之云初畫界相望親仁
良幸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未將明

武不足以捍衛每自慙亦索米姑求試亦長民
伏遇某官忠盡事君中和布政願何功亦製錦
竊自喜于分光未暇染修先承慶問感銘殊厚
敷述難窮

與淄倅啟

著述寡功迂踈畏罪輒自陳于將母偶得請亦
為州敢圖弛負之初乃辱馳書之既感銘殊厚
傾詠益勤恭惟某官懿行溫良公才敏邛題輿
以俟偉仲舉之高名授傳而歸小巨卿之獨操
宜入聯宗省寺寧以困亦簿書而補之曩昔官

游寅緣晤接回首十年之舊相忘數舍之間尚
阻合并重增鄉往

與提舉鄭彥能啟

頃寓都城偶連牆仞自惟踈拙方力請于郡章
亦值高明將出宣亦使指幸趨風之頗數復去
德之未遙間關行路之勤倥偬交符之始仰依
大庇內激愚衷伏念補之素不逮人猶知信已
少時薄技誠何取亦屠龍長歲虛名固無堪亦
挹酒甕中塗之莫跋賴十手之輓推矧在仁賢
竅為知舊當法令再行之祭屬疲篤承之之時

庶几平均未廢詢採恭惟某官忠以事上惠于
撫民嘗力學夫古人知為政之大体清河恃孺
文之故敢有是心渤海遇暎之賢倘緣今日官
曹冗甚書牘闕然尚阻恭承重增延跋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被旨中宸改臨東部允居庠庠舉集欣愉恭以
某官業履忠純才謀敏達當先朝之慎柬在群
俊之上游使指屢將守麾荐擁居有顯効去常
見思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尚屈而補之自
惟踈拙頃辱交承復幸提封獲依刺舉惠留多

袴民借寇以無由威暢連城盜奔秦而先改趨
恭甫邇頌詠尤深

答滑守李孝純啟

以託姻盟未親賢度一麾假守釋負擔之云初
千里贈言想音容而如接媿慙既厚欣喜并深
恭以某官懿行自將高才挺出蚤踐揚於要官
方烜赫於能名列戟映門固大家之流澤褰帷
行部有循吏之遺風側聆交符幸此授館將獲
踵門求見之便以慰慕義無窮之心契闊未聞
傾馳尤劇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光被制書改司京鑰凡居庠庇舉集歡愉恭以
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蘊經邦之遠業在志
學之妙年入奉清光文采昭回之上出臨方面
折衝燕笑之間自當綱紀朝廷訂謨帷幄尚茲
均佚咸謂非宜補之踈拙守藩乖違得罪敢圖
恩宥乃佐留居仰大厦之足依俯孤蹤而自慰
妍和取道順履逢休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奉法不度蒙恩薄謹何意拙踈之跡乃依刺舉

之嚴莅事之初省躬深幸恭以某官風猷甚遠
德操不同學蓋在于誠身仕不靳于遇合少馳
妙譽蚤掇上科夷考平生實皆餘事尚出將承
使指行歸侍禁垣而補之樗朽無堪萍蓬惟
寄去門牆之滋久備官屬以為榮收堂下之言
雖仰煩于大雅効囊中之穎茲方窘于末墜更
願頊以歲時寬其轡策庶几報稱可積毫厘感
愧之懷倍百常品

留臺韓朝請到狀啟

奉法不度蒙恩薄謹敢圖佐守遂隸分臺眷言

離索之情獲此從游之幸恭以某官慶傳累世
譽滿本朝子產知然明之心殊非今日文舉待
正平之少固典忘年馬伏櫪而長思萍因風而
相值人生投分勢豈偶然念布叙以未遑辱音
題之良厚欣愉感荷倍百鄙懷

答澠守啟

自以拙艱安忝踈避抗章得請交印云初傾心
德誼之勤引領彊圻之邇願馳書之固以特櫻
事而未遑恭惟某官慈惠為春清明可鑑帶牛
緣畝不但格于頑民渡虎去封已先柔于異類

將入補公卿之缺豈惟錫車劍之榮慙製錦之
難工幸分光之無損首貽慶問倍荷眷私屬守
郡符阻親履幕

揚州泛用賀冬啟

銅儀軫轉肇南陸之景長緹室飄飄知黃宮之氣至
人惟剛德天典介休恭以某官篤實方中柔嘉暢外
世大來而小往時陽息而陰消用此進為孰量事
業悵坐縻于官局阻趨慶于賓埽欣頌之誠倍越常品

元日賀啟

羊雞被惡導四氣之始和栴柏泛醇荐百年之

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
柔嘉維則入陪嚴禁屢輸竭于忠猷出摠連城
暫布宣于惠澤順迎端月茂擁介休悵拘繫
郡章阻叅承承戎幕

元日賀啓

羊雞祓惡道四氣之始和椒栢荐醇介百年之
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
柔嘉維則佩牛還敵知警夜之可虛竹馬迎郊
想班春之方暇順迎端月茂擁殊休悵拘繫
郡章阻叅承承戎幕

答交代中散啓

拜恩中禁假守瀕河念化別之尚新獲交承而
自幸恭以某官德誼粹美材敵敏彊以秉在于
班聯暫屈臨于刺舉將聞顯用諸大夫皆曰賢
固有規摹舊令尹必以告未遑修問先辱流音
叅晤可期欣愉良劇

與李中大啓

倦游卽省得請藩麾平居慕望之勤今此晤承
之便恭以某官德履端潔才能敏長學穉齒而
蚤成志耆年而彌邛踐揚臺閣蓋政事之猶存

穎脫雲泉固風聲之可尚馳書尚關流問辱先
傾蓋足榮驅車竊抃

謝呂大夫啓

請外便私蒙恩補郡去闕庭之伊迤弛負擔之
云初問俗何先聞風增慕補之世家單系冊府
後來文無取于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內慙于
索米姑求試于長民伏遇某官晚略軒裳燕居
里第顧何功亦報國竊自喜亦親仁未暇染修
先承榮問感銘良劇敷述奚彈

荅通判朝奉啓

得請宸庭出分郡寄惟傾風之素切偶聯事以
為榮恭惟某官德誼致修声猷自奮揚歷閭臺
之舊回翔藩閫之游咸謂非宜安能以屈庶幾
有政賴別駕以不空固願無何如淮陽之高卧
叅承良適欣幸尤深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躋榮螭陛進總霜臺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才
俊良神氣宏偉起千磐之鴻漸為溟海之鵬搏
操行古人之期謨謀當代之映賈誼之遭文帝
千載所難馬周之遇太宗一言而合亟任掌綸

之選迂陞專席之雄光華儒林洋溢士論側聆
新命俯惟素誠限繫外官阻申慶謁永言欣抃
昌鑿叙陳

與淮南監司啟

罪譴佐州親嫌易地倚門牆之良舊託封部
之云初內顧迂踈尤深幸會伏念稟少而孤
立壯不適時誤貼職于書林本無學業濫承
流于藩郡祇用資塗敢攀鵷鵠之高嬉自笑
駢嬰之易滿累生白犢寧論無妄之災醜效
美顰宜取求全之毀賴聖時之忠厚俾愚分

以便安每自揣循惟知憐愴伏遇某官至誠
樂育大雅不群怒常用于一言威自行于千里
尚寬刺舉小假歲時倘不重牙悔尤或粗收
於毫末

謝解啟

伏覩解榜偶被薦送者迫彊敵以當前初虞逐
北挈孤軍而冒戰遠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
積循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
非一師百聖之所並守更末流亦淺解之后追
大本亦芒忽之為五官猶具牙天根六鑿未仍

於物偽行義忠信粹乎常得于固存言語文章
卓然皆出亦可用教化之所被及風俗之所影
隨中國無異亦四方野人知學亦君子王者之
迹未熄古人之體尚存少變而為晚周大壞而
為戰國處士以詖行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
騷濫牙辭章兵法窮乎威武禁游說者縱橫以
辨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則吳越無秀民照
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鹵莽一塗漢弘秦
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真人之撫運混
雜霸之餘墟 英宗廣于規謨 仁祖備乎文

物 今上闢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為
腐儒廢雕虫為士苴奮乎百世之後覩此六經
之難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集者拙非世用僻
與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熱之助流
離百狀辜負寸心縉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黨
之所共輕而竊笑踞 自守無意亦舍魚張
何從迨同亦即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
上君子之堂十載屬文七年論學蚤濫舉首輒
困退飛託患難之餘生守迂疎之舊習仰箕裘
而莫繼俯蓬甕以增羞望絕身嘉分投窮籍詩

常招隱書或絕交他人謂其逆施智者以謂非
異不覺歲月之易失竊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
為聞虛絃之已怯相忘可樂忘勞餌以復來然
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不足當大人之取
舍僂倪自力攀拳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于燥
吻萬言良富愧滂沛不搖毫尚賴庶明過辱題
品掇其片善躋以上游斯蓋伏遇某官大雅不
群至誠樂典譬之水正錯而不動典夫衡誠陳
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故
容叢陋亦預甄取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節

鵬搏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為功猶不愧
三千之客

公為求親啓

慶長舊望雖懷齊鄭之殊授分明時實許鼎張
之並輒特斷金之好曾忘倚玉之嫌仲孺姪孫
吏部長男公為不逮于人粗教以義伏承賢弟
龍圖位第十一小娘子聞儀世邵女美幼聞安
伸納來之誠私幸宜家之慶不忘故分終惠好
音

送幣啓

近者輒布私誠仰希高援愧山川之能受報金玉之好音不鄙單平更篤盟好及泮冰之未幾羞束鹿之惟時念孔李之通家寧慙承舊庶媯姜之五世殊未可量永言欣愉莫罄陳叙不腆禮幣具如別牋

公似求親啓

通家奕世如蘭未喻於夙心繼好諸孫投李敢期於厚報載敷合姓敢替問名伏承某人女善慶所鍾德容兼茂某人男屬方幼學期以成人男既彼甥女惟此出契援踰於它族禮律可以

通昏鳴鳳其昌已篤媯姜之舊同車信美不違齊鄭之嫌致望良勤好音無悶

代謝求親啓

近枉行媒特傳嘉命高門絕企竇懷賈誦之私見子良勤爾附王謙之義仰慙眷厚敢布悃誠伏承某男蚤聞俊良自立孝悌無綺紕餘子之好有詩書寒士之風某女方妙年齒未開警戒來蘋南澗雖法度之可追如舜同車碩德音之未著承言感佩難遽遵承

許親啓

比念鄙宗難攀高援輒布敢辭之義重煩同好
之言詠魴鯉之詩雖有慙于齊宋思冠冕之曹
誠竊慕于崔盧矧縵縵之已勤欲遂巡而安可
願言託附實有光榮

送幣啓

疊煩信紹申篤嘉盟煥然純帛之儀寵以問名
之耗蘿施松柏後方昌而莫與京挑報瓊瑤物
雖薄而用可重不腆實篚具如別牋

求親啓

台鼎高門金蘭重義已幸趨風之舊矧煩繼好

之修令弟某官制行孝恭稟資英爽幹蠶優
用譽視履宜示考祥某房弟幾孫女蚤慎閨儀
粗知婦教乃求葑菲俾結絲蘿承命愧慙披詞
榮耀竊欽慶善方膺五世之昌輒昧單平願布
一言之諾其於銘感豈盡敷陳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六十

祭文

北京為

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聞宮車晏出驚七月之
期臻崩天增杞國之思卷考切堯人之慕因山
克就同軌具來羨墻痛劇并中宸弓劍哀纏并
群辟安知帝所逍遙廣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
汾河之詠戒塗維鞏接輿大任竊守提封是虔
告享風雲改色羽衛無暉皆通汴之神臯指清

伊之吉壤惟宗祧傳聖謠歌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之未悖不顯六世無彊惟休臣等祇奉官箴阻瞻牆翬攀號莫逮洒血摧心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昊穹不吊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屆萬方之軌邈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事改纘取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孝之思矧茲臣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載嚴悲笳玄咽乘白雲而安往刪黃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

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輶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留鼎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憐慄徂秋已變風雲之慘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牆徒劇於見克夏服仍勒于纘禹著龜告吉陵寢即安刪黃鳥以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莫追西望靈輶攀號兩血

禮部為

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媯為舜氏本明德之方興陳以滿封寔故家之
始大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八世而莫京
允屬盛期篤生碩媛葛之為絡儉可化于女工
雞則匪蠅庶無憎於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
慶基肇鳥至之裡郊肆龍飛之澤寓而不逮東
朝之養已驚仙馭之遙抱泣珠孺初啓南阡之
宅伸哀寶冊載嚴西寢之封邈永裕之真游霽
欽慈之徽號雲章五字忍聞追遠之聲風動萬
人咸識因親之化將以貽休有煒垂佑無彊臣

等陳力官聯羞誠祖奠靈輜莫駐摧隕何堪

北京祭留守王太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彰武節慶王公之灵曰
書載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嚮用五福竊嘗有言
天不能畀人福也曰有嚮用者焉惟君子好德
故能受福于天昔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起家
洛陽生十八年豈如公孫區區春秋雜說白紵
如也始推上乎菑川惟仁祖以仁覆天下天
下含舖鼓腹不知上德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

漢氏繫公所以潤色公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
丞御史尹開封使三司而士相與賀者公且執
天下之權其領十五州守三都以使南院班二
府者公雖不大用而位亦益遷粵主上稽古
思道未有命戒先者艾者將以乞言乃方叔元
老維曰壯猷豈其驛以董夫戎旃謂公當但
舍人之裝而公方且導引辟穀欲棄人間之陋
從赤松以脩然奄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為蜩
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躋公
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儼然惟几莫我覩

而悲填若夫勤勞啓沃心存天下垂五十載者
則豈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燦然不滅有旂常
兮茲傳

北京國子監奉

詔封孟荀楊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
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
之莫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昔周失厥
道紀綱用微惟時夫子果出日披其重
履為萬世明夫子既沒楊墨是肆爰有孟

氏詞而闢之荼蓼既薈嘉苗孔殖于今其功人以配禹俾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蠱午茲作承孟氏後荀况楊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俾夫子道炳然復彰魏晉而還文事滋落學不為已其舌肆好猗韓愈始以文顯厦屋將覆勇於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追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瑕有光更千萬年學者咸仰今有司承認封孟軻為鄒國公與充國公同配食荀况為蘭陵伯楊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茲從祀謹撰吉日以告

尚饗

詔封孟荀楊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敢昭告于先師充國公曰昔我夫子有徒三千惟公好學未達一間爰有孟氏聞而知之與公異時合若符節孟氏既沒荀揚嗣興是三大儒吐詞為經末流至唐象刻是驚有賢韓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于儒有功微言賴茲不絕如綫粵宋七世咸秩無文卷龍驚冕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興吾先師洋洋俱

傳百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為鄒國公配
食文宣王荀子為蘭陵伯揚子為成都伯韓子
為昌黎伯並從祀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筮于清酌庶羞
先考著作之靈

曰昔我先人率德
頥弗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誠葬不
以時乃尚宦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醜肆卜我
先祖魚山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是棚用大定
我先人之宅遣車既飭惟不肖子補之將之悽

愴怵惕殞越于地則亦靡及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國子監教授補之謹告

六叔父寺丞之靈曰

昔我叔父事親竭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
鄉黨宜貴宜富宜壽考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
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
衣菲食用克歸匱于魚山之宅十月乙酉是棚
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此惟安乃歲時荐

享則有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
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
斯言尚饗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具官晁補之謹致祭于
故措置司勾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靈曰
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契羽毛乎汚
澤才如泉阿可用割玉而損銚刃乎腥膻仕弗
克乎其位壽弗究乎其年理有是而更非喟誰
者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之亡予奪之或偏謂人

心其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
黃葉在戶而車而馬翬者稱遽酷酸肴睥君往
不御惟有涕洟東門之路何以遣哀歸安其故
尚享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
晁補之致祭于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于無
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祗補之不才承之三年
于茲將代而去矣賴神墮培弗罹于咎祈則何
敢報可忘乎恭荐菲詞惟神鑒此尚饗

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補之敬祭告于

先君著傳鼎公之靈

曰補之不肖始葬先君之三日還官于魏其後忝

命入館登朝為州逮茲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

獲拜奠墓下楸柏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官游

四方不能反田里奉洒掃怵惕隨心今

天子以元祐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地

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左奉議郎

告于第恭承光命既慙以衰惟是先君之潛德
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子孫非不肖子
補之獨能致此謹揆日以告尚饗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宰醴之奠告祭于靈源王之
神曰天子以季秋祗見合宮禮成告祭及河喬嶽罔
不率舉而其位古諸侯境內之祭得預行焉惟
神聰明正直國有典祀靈長之性并千七百載
厚地而不洩坎德既平則惟神祥以茂昭
聖天子之功神之血食終古豈不躋歎尚饗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謹遣某奉命服詔勅以牲酒
之奠告于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
神故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其福足
以仁其一方者則天子亦為之崇禮秩嚴免像
所以為施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產德于幽其
亦歆天子之嘉命允翕巨川底寧北方則神之
名號惠澤洋洋與河亡窮豈不休哉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温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

謹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

寬粟柔立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為重輕千乘

不居古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

粟他人為詐公乎不然則以身化公卧洛

師閉關却掃深衣講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

路車乘馬扶携強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在宮

載祗公率其官正人其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

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

魚噉則清其源膏刀緣畝盜豈得發苟無欲之

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貌年威行

四夷揚公入輔曾未幾何毀第減駟人去其華
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有來
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祇合宮
公薨訃聞徹尊往臨追昨故温公薨季秋甲戌
暮雪民憂歲寒相諺未福聞諸道路信有斯言
曰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何以
知之家有公像生為民望其沒六神公乎何憾
悲者世人

館閣祭呂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謹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
人之德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負國
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
室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
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觀樂吳衰
以喻見蘧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室為陳
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
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
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
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非國重輕

嗚呼公乎敷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遠陲處厚
持滿彊者莫先清心守默辨者莫前是惟元宰
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不
自務既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既有常
世自奢儉吾無低昂魏、兩朝盛德高名內則
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
矧復百姓群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
其澤 二聖統臨公秉政机垂紳搢笏百辟是
儀征繇不與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
法未具滋章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

用忠賢既立謂遠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
指日冀人之無祿天不慙遺兩宮震悼庶民嗟
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某等在廷辱公品識陶
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旂簫鼓送公國門攄詞隕
涕侑此酒尊尚餐

代祭魏再壽文兩制祭魏王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醑羞之奠
謹致祭于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
之山川康叔伯禽魯衛惟賢漢德秦餘
非劉不王矯枉過中尾大股彊魏之宗盟

禮勝恩疏給羸卒百徒隸與居粵千載來以州
郡理宗子維城名存實廢作蕃于國匪地惟賢
惟賢有德六國之蕃漢亦孝王欲常仁來以家
人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仁留不之國
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近其
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為善寂樂
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何可貳
在人之情再命儻車貴極富溢以勤儉娛作邱
于京室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式玉帶魚金
顏如渥丹云何不淑而不永年西宮悼驚豈惟

在廷詔追榮之以魏大名使河山微與國永寧
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歲宜以恩奪禮衣裳
在堂旂旒在門詞以伸哀侑此一尊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謹致祭于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靈曰嗚
呼夫人慶累世儲簡肅惟父文忠惟夫象服
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豈富有貴高門鼎食
里屬垣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微或具微具
有光惟昔文忠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仰之

矧夫人子聯職文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晚生乎
可拜沒饗亦禮庶幾誠心歆此醪醴嗚呼尚

祭表師李公文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
謹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昔布衣
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為
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
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豎公魏大姓世
豪以資散其千金肩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

聖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微典之期是
生左丞出秉政機河鬪其原用改斯卜遂以龍
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
此祭事主雖莫施而沒顯名有表其阡卯人所
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
獲相事一官所櫻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嗚呼尚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
致祭于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

才初罔不艱既昇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
里兒童綺紈豈無其人鳩毒宴安宴安不懷
於公見之非此其墮其才足施 真宗之甥異
國之子五朝三世思無典比鳳駟驥駒其生固
奇置樊樞間世寧識之 仁宗恭儉四十二年
歲冠大羽文武並肩知公亦親欲任心脅匪親
則嫌或以嫌沮 英宗退託未攬萬抵公不自
嫌語秘莫知念先朝意滋欲分政知而不以時
則有命何以樂之樓觀池園退老于家虹蜺屈
蟠嗚呼哀哉自昔和文折節好士人賢其賢不

崇其侈公生又似好善有能富貴益恭人以此
稱交游滿國播紳有聞高堂擊鍾驪駒在門尚
想孟公投轄拒戶庶見声子班荆道路嗚呼哀
哉別幾何時人事變易蘭亭觴詠俛仰陳迹褒
終之典時則有加豈惟故人出涕咨嗟寓詞千
里侑此尊俎衣裳在筵髣髴一舉嗚呼哀哉尚饗
祭陝州二叔父文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秘閣校理通判
亳州軍州管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清而為之
敬致祭于二叔父故知陝州秘監學士之靈曰

我宗之謀臯祖澶淵起國之初大于文元務德
不卑中微以艱自我先君諸仲叔季蟬聯世科
將隕而起先君嘗謂叔父溫文捨叔父賢孰知
先君施及不肖如親父子匪舛之私自為知己
嗚呼哀哉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怜其孤亦叔
父志教之譽之人莫間之誤意先君鳴陰必和
不知其子弱不克荷乃尔代匱丞中秘書叔父
為監聯驂並裾曾得守齊亦既陞遣病休不省
卧憂展轉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來九返勞撫
于行任何足云匪姑息故爰緣其私則以尊祖

今年在宋聞疾請州問安六輩信無報郵謂昔
不然知憊莫効如何不淑隕命候館痛我家世
善人日微非此其承其來益衰念此如焚血溢
為泣坦然寐哭寤追靡及一官所櫻莫不撫筵
孰知此哀彼蒼者天尚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
為兄猶同父弟誓當典約弥遠益親如我叔
父與先君存往不其亡此舌不吞尚

祭外舅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壻承議郎充秘閣

校理通判亳州軍州管內勸農事武騎尉晁碩
之謹遣外孫女晁氏十五姐湘淑致祭于公之墓
故修撰侍郎大人杜公之靈曰補之

少日愚無師聞聞詩典禮于我先君先君
為言公孝而賢汝長而師則公莫先從先君南
年十有五方舟蘭陵遇公于旅會先君出出拜
侍公寵鳧于階脩然異容曰此何為玩物喪志
若斯其年一日千里念先君語疎然起驚公嚴
而和導我以情却後五年初隨鄉奔過公濮陽
典坐笑語謂為可教而不瑕疵申以婚姻眷言

自茲歸宜其家惟公淑女使寡悔尤公女助公
仕浸顯官常百秩祿仁其宗逮孤與疾堂在
廷如臯如夔至其胷中百不一施謂公仁人宜壽
宜貴何辜于天而不憇遺國士之喪國士之哭
失聲相駭迨於僮僕嗚呼哀哉人誰不死誰
則哀哉在哲人匪婚姻惓念公自養後已先人
公疾而憂公非愛身衆雖墮地則各有命矧公
賢子而憂不競生無世累糠粃紛華沒反其真
孰為我家謂公之知進乎此矣此言之聞公悲
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固生去五百里勅之使行

一官所櫻莫不親偃有變其筭公外孫女庶幾
平生御此酒脯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京杜侍郎文

守刑部

孫子

謹此情願庶著之真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婿鼎補之敬致祭于故

南京雷守修撰侍郎七丈人杜公之靈曰

嗚呼公乎如金如玉如松如竹雜於物而不變
稟諸天之所獨而一旦毀折遂不可作耶移孝
于事君移家于為治賢勞記于先朝名譽流于
當世而竟不大任遂止于是耶惠故民愛之如
父母敬故士戚之如兄弟而堂上之去此惟民與

士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昔我先君與公元昆

義均同產人靡間言施及諸稚申以世婚兩宗

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為知己我始筮仕

教授北京公為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才于公

于卿自謂內奔退無愧情我後登朝六官京師

同衢接屋十歲于茲宴休戒我游觀載我忘年

比義良朋待我而我少公十有六歲匪其志同

于公敢輩公于季問尤長禮經至談百家頗嘗

喜兵間同我論挺出崢嶸能賦與銘文章爾雅

書記翻致足樂也自為餘事故罕知者年垂

六十侍郎秋官平生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召
竟死為藩嗚呼哀哉我守濟南後公五載問民
所安流風固在前有范李後有曾王粵有杜公
于前有光嗚呼哀哉惟我不孝獲罪于天奉親
南徙中罹禍還唁我吊我五書並馳期我自遠
匪婚姻私如何壘室泣血未墮斬焉練經承公
凶問嗚呼哀哉自今以往我無知己雖其知者
亦從風靡傾腸倒胃舌可捫矣尚想山立英姿
渴氣庶幾神交百世之外嗚呼哀哉公喜我文
喜同酒尊尚舉此尊尚聞此言嗚呼哀哉尚

祭

濟北鼎先生雞肋集卷六十一

濟北鼎先生雞肋集卷六十一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祖考特進吏部尚書鼎公祖妣河間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修墓夫既反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
必之故古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
情也夫禮可以不修而情不得視其壞而
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禮等以祥符
大墓土痺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禮葬
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揆神情
不得安將遷壚任城魚山吉卜且我祖考妣之
子孫往者皆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歲事
抑族墳亦禮也以人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

故端禮等以違古不修墓之訓為輕而伸泫然
流涕之忍為重雜然相怨今日吉日奉柩以東
我祖考妣實惠聽之不震不驚往安于行嗚呼
東墓尚餐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鼎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
王點之熄詩亡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
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
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賣國斯乃

燔書韓非孫武是因非儒至其文字孰敢取諸
漢興息民殘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
西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
為書準易不可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纒一
韓愈蹀魏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
瓌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
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王之文謂公所
作經誥是群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粵
有大猷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上儻而公退
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自為功上

建皇極以消群疑歛時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
公旁作穆九閔畫靜壘士復惟古良臣善
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龍
蛇正月己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
之昔者自魏祖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豎附
夷千里為輕碩慙幽介文采安有無益刻畫抵
增其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凜身有義尚畏人
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慙遺而
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
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

以神徃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
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之奠
敬致祭于故資政左丞梁公十四丈之靈曰
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
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
正字秘書公由太常擢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
居時休旬杖屨從公宴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
玉立班行群邪睨消德高來謗亦不旋踵豈公

獨傷邦國之痛自昔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為之
人其謂何臧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
臣子豐碑不琢無以固徽尚曰萬里以舟旋歸
埋光百年一旦射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
哀哉尚饗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
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
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

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為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暮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為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取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願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櫓聖門跽韓躡馬匪以其文

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有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輶似之至反說約窳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自来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躡阜踰堆竭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定道之與眇其獨存有不得已文過其藩固者自謂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為嬉惟昔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乃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偽為嗚呼哀哉

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
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
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求光願惟
冥頑汙未聞道愧負公語以無成老窮秋計至
沈痛剗腸扁舟東泛道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
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哀哉尚餐

祭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祭于大夫鄭公之灵曰人之相知千載
一時千載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

而入平生出處參辰超忽廉平為吏自昔
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遭患來南遭迴
千里偶公倦游亦歸卧里斬然在疾閉戶薰心
我不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涕為公一語不知
何為傾蓋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千載語
則猶並年為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童玉
毀破驚呼往吊雪涕霑曾尚想霜髯老鶴孤松
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為僚橫經
泮水頃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
兄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

一慟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
道者沒乃為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譬諸人間則
有社稷人之休戚係焉者也其以罪來此行將解
去願其疎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
不害物神用臨之亦無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不
作用此荐誠匪曰祈也以為報也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
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綢碧屨及酒酌時
果之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
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為推臣所憎陷以
朋黨于歲已郊竄諸灵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
旅拜神幄陳詞靡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
舊載或行遇神與之言為買絲屨客自都返
無從致之留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
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
昨蠻有聞而非夢寐旋上于越湍流迅奔常所

玩穿金山羊履前夕墮瀨且乃覺之去百里餘
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于上流履不足云神其
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為神作茲彩狗繒純
俟我歸日答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还北跪
獻几下雖菲而誠尚蘄他時為記若賈叙此本
未嘗彼聲頑名非淫說灵實烜赫尚饗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臯補之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
曰昔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乘馬矜而陳之
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其志而取償魯

連猶知以為商賈之事而榮乃以是矜其門人
陋哉補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不稱祿自
所聞于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稽古不
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故擇日而荐誠尚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宗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
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臯
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豕沉諸河敬祭于河伯
之神曰蒲之為邪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河出
龍門勃怒箭駛以經其郭於此為梁謂之蒲津則

民之畏神威懷神惠旧矣乃潦集梁絕往來者
病于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額神
而乞怜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
之哉今有司厄其告橋可復用繳福于神庶神
許之無搖其成吏免于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
亦飲食百世尚餐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
管內勸農使兼知河東軍府兼知河內軍府兼知
魏博軍府兼知歸德軍府兼知懷慶軍府兼知
鼎補之謹以清酌之奠敬告祭于帝舜之神曰

禹治洪水功施于河為多迄今河濱濟者呼禹
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絕病濟
有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其職俾無壞于成
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餐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鼎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昭告于
任城縣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
爾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世喪護匱
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
不腆幣牲宇時物謝咎徼福于諸明神惟是畚

鍾寔穿之事大惧瀆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
今免喪矣尚以誠心存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尚
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鼎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
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灵曰
棄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棄
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
無以詔後人慰諸孤乃故南陽守杜侯紘實惟
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

惟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鼎補之講以清酌之奠祭告于
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
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為壁限之望者
日至而無求于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庫
而嚴吉日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于其中而以松俸
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烟雲之觀復續
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
以覲神以為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昆
補之謹以羊豕青幣酒果之奠敬祭告
于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
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
絕如綫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為齊民
乃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
閨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慙于心忠不足
於君孝不足于親天用丕降禍罰于其不肖躬
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

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涑之東尚以休老而訖
其孥雖曰五畝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
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于神覲厥躬光
大惟寢斯安無恫瘝于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
力能鑒助茲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鍤
無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
日還神之舍將加塗墍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
神終相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于此惟井因旧而歲久且泥至于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復之尚惧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悔用以誠告惟神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壞而無井飲民棄已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戶而求水則六病矣吉日丁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謁于神七惠听之假方伏土俾冽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

勿幕以仁四鄰神之休如井不匱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其位晁補之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補之自郊垆改宅邑廛既告于神矣以日之吉架梁于其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其位晁補之遣私從趙采芝以楮幣酒

食之奠致祭于縣東^牛西地內無主骸骨之灵
曰某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眷言爾曹
僑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糝亦各
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
如超然去之亦汝所樂况方春掩骼著在旧典
故園漏澤時惟新政往即爽塏我非不思^{而祭}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
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園旅殯之灵曰聞
諸徃紀世人所以多責過疾屬困畏不如欲

者皆緣家訴夫盜破冢取骨與好事者利冢中
玩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
是而冢訴能崇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
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
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歛具而藏之又為置
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徃從所安
主無所任卧嗚呼哀哉尚祭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餅
餌之奠告于北坎旅瘞之灵曰爾等或生貧賤

蔡不具禮掩坎窞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
朝廷闕漏澤園徧于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
以爾骸迂又飲食送汝為詞以曉之高原可宅
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餐

祭故黃推官夫人李郡君文

元祐六年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
故某郡太君李氏之灵曰

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嬪于黃江左賢雍

睦閨內之儀不見夫人視其諸兒集頃歲
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今按理君輔我以仁挽之

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按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
如母如姊吾親頽語惟愚補之君尊与游實彫琢之補之
忝命亦登文館聯驂並室笑語宴衍入拜夫人謝卧疾

久扁舟來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
旌在船獲井之里山奔水委徃休于官從其君子恩封
大郡詔聘其器夫人何憾後方大昌嗚呼哀哉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
為灾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十一二且它邦之轉
徙廩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飢

瘦吏何以為吏民何以為民神食其土吏可
罰民不可窮也何為使至于此極哉顧吏無辭以
謁柔神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洒之尚饗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蓋更守四郡矣才出
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
不給盥洗登降有覩其顏語不云乎有人民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雞鳴而起坐
堂對吏旦口設施皆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
安敢墮於故因視事撰日以告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示境之神舊矣承宣王澤則
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
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于神於恭荐菲詞
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 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告于先考推官之灵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
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惧既窳窳及告卜而謀行
碌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

今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
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為銘詩用發潛德慰先
君之不遭納諸垣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著作局勅祭某官文

惟灵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
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為國威重宜
膺介福奄及淪亡爾惟虎臣予用震悼褒終有
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勅祭賢妃文

惟灵夙以恭惠嬪于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

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
月之吉閔神有期視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
泯歎此寵榮嗚呼哀哉尚饗

代尚書侍郎祭趙樞密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
樞密趙公之灵曰天之於人若絕而通人之戚休天實與
同國之方興視所生賢天將啓之推往引還有煒其初
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大興嗚呼公乎令德
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上數公如鳳如麟
秉義正辭引君子仁匪忠則難視功何如俾群

疑安為萬世圖方冬涇陰公對延和帝指公言
天意做予先言民誦民聞子來使民戴堯功孰
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留安去懷黃霸寇恂
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誦信惟道枉直心廣
体胖不泰而康公不為名耆老益光 二聖當
天問亦遺訓允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
遠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群議東
之民洵 憂裹粮坐堤公持不固如治平時人
言踵聞詔休役屯此豈人力皇愛下民嗚呼哀
哉帝虛相席諱忠與勲謂公 帝固公計奄聞

兩宮悼驚悲逮庶氓况于某等位皆近臣承顏
接語周旋昔時咨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輜
送公還里壽貴有聞公于何悔尚饗



齊法與法主職四錄卷六十一

天意微乎光言哉謂以君子來文其或先功

與信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為安去德其霸也

齊公在外雖意正宜隱身詰信惟道杜有必

休辭不奉而康公不為石者老蓋先二禮

夫問道九公致人皆起輔政用不西府

遠辨與是存任志齊本不為同安此流

送公與是書及休辭八于何野

對語周廷肯有必致齊齊何

西若辭辭也悲是而邦于其



